

20世纪末
文学作品精选
中篇小说卷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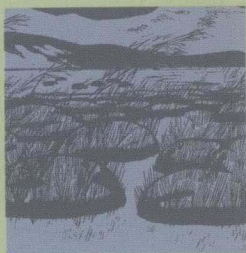
20SHIJI MO
WENXUE
ZUOPIN
JINGXUAN

美穴地 · 贾平凹

蜘蛛 · 王蒙

无边无际的早晨 · 李佩甫

.....



大街温柔

中

同的名家名作，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，
角的文坛新人之力作，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，
致是入选本套图书的标尺。

白桦 雷达◎编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20世纪末
文学作品精选
中篇小说卷2

美穴地 · 贾平凹

蜘蛛 · 王蒙

无边无际的早晨 · 李佩甫



大街温柔

白烨 雷达◎编选

中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“政委，是她，她硬缠住我。”常发在院子里追上我的父亲解释。

父亲不做声，走得很快。

“喝酒咱们赢了他，这事儿也不能输给他们呀……”

“混蛋！”父亲劈面抽常发一耳光，“流氓！我看你是找死！”

常发每次挨了上级耳光，总要像听到命令一样挺身立正，这次却一个劲眨眼，不知自己错在哪里。他以为自己总还是为中国人争了光争了气。唉，他就是这么个水平！

父亲气得不轻。什么形势？常发还在乱弹琴，但眼下还顾不上处理他……

“备马去，你这个混蛋！”父亲少有地骂人，“跟我去找黄永胜，回来我再跟你算帐。”

“政委，你关起我吧。”

“叫你备马！”

“我不去，他会毙了我。”

父亲刚要发作，忽然想起当年在晋察冀三分区，黄永胜对常发的约法两条：不许沾酒沾女人，沾了就要他的命。

父亲几乎想笑，到底笑不出来，骂道：“你这个混蛋，现在什么形势？我要去办正事！”

“叫小陈他们去吧。我已经说好了，今天要把延赤送老乡家里去……”

这是实话。我的父亲、母亲昨天已经找好老乡，答应给那老乡一车布匹和粮食，那老乡同意收下我这个未满月的婴儿。

“你去吧，叫小陈立刻备马来。”父亲答应了。

共产党的军队在赤峰周围有两个纵队。杨(得志)苏(振华)纵队在赤峰南30里左右，我的父亲已去看过驻地。黄(永胜)朱(涤新)文(年生)纵队在赤峰东偏北。父亲见到黄永胜，第一次同黄永

胜当面吵起来。

“国民党那么长驱直入，你为啥挡也不挡？”

“我拿蛋挡呀！”

“当初怎么讲的？我搞根据地，你打仗……”

“你的根据地在哪儿？”

“我还建个屁的根据地。国民党来，你稍微挡一下也不至于如此长驱直入，没时间叫我怎么建？”

肖克将军在一旁说：“这个黄永胜，你怎么搞的？你是永胜么，怎么就挡不住？”

黄永胜发作：“他妈的，仗要打个天时地利人和。天是大冬天，地没根据地，人是满地土匪，老百姓还不觉悟。我才有几个兵？我有什么办法！”

父亲回到赤峰，军分区手头的三个连，哗变拉走一个连，余下两个连也成份复杂，只有半个连是自己带来的老八路，可以依靠。

热河省委和军区负责人胡锡奎、段苏权赶来赤峰坐镇，准备两手：打好背包准备撤，全力说服苏联人。只要苏联人不动。国民党就不敢进赤峰。

这一夜紧张。父亲在屋里办交涉，只听得外面人马嘈杂，汽车嘶鸣。苏联红军已开始撤离。

“同志，我再说一遍。”马尔丁诺夫抱着我父亲双肩摇：“保存实力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们一撤，他们明天就会进。部队已经行动，你不要在这里耗了。”

父亲也看出争取无望，做个失望的手势。马尔丁诺夫已经拉开门，稍稍一怔，随即放声大笑。

我的父亲已经看清，常发又和那名苏联女秘书搞到一块了。心头窝的那把火立刻窜起三千丈，就要掏枪：“我毙了你狗日的！”

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马尔丁诺夫竟按住父亲的手，笑着劝解：“我们不管这种事。你们也是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大家都够苦的了。他们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会儿高兴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

父亲目瞪口呆。

父亲沮丧地甩手而去。常发自然紧紧追上。

“政委，”常发怯怯地叫，“是她缠我，真的，我没办法。”

“放屁！你不干她能有办法？”

“首长们都是有媳妇，有老婆。我们……可不许。”

声音委屈幽怨。

“苏联人搞中国姑娘可以，我为什么不能搞他们苏联姑娘？”

“啪！”父亲抽了常发一耳光。经过战争的人脾气大，爱动手。直到五十年代末，我上中学那年还见过父亲抽一位局长的耳光。

“你打吧。那姑娘还说要帮我们忙呢。”

父亲根本没在意这句嘟哝，他匆匆赶回去研究对策，制定撤出方案。

紧急会议正开着，一阵汽车马达声响过，马尔丁诺夫的翻译，一位入了苏联籍的中国人王清走进来。紧跟他身后的是那位漂亮的苏军女秘书，笑得一脸灿然。

“你们今天先不用走了。”王清大声说。

“我们哪一天也不走啊。”父亲呛一句，心早落下来。

“哎，你这个人怎么光抬杠？”王清说着凑近我的父亲，拇指朝西北方向活动，压低声：“跟那边通电话了，说了你们的意见和态度。那边说不撤了。”

他指的那边是莫斯科。

“你的警卫员立功了。”王清故弄玄虚眨眼努嘴，父亲便看到漂亮的女秘书又粘粘地贴上了他强悍的警卫员。“那丫头有办法，部

队都出城了，让她搅和得又开了回来。”

这个结果父亲说什么也没想到。更没想到他的警卫员会难为情地说：“政委，我要跟那个苏联姑娘结婚。”

“什么？”父亲睁着两眼发呆，回过神才问：“你了解她吗？她叫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听不懂。她说了两次也没记住。”

“名字都不知道就要结婚？”

“人家帮了咱们大忙。”

“是你要结还是她要结？”

“她要结，我也同意。”

“你听不懂话怎么知道她要结？”

“这种事，比划还比划不清呀？……”

父亲噗哧笑出声，是被常发那表情逗的。

“这件事你别管了，我替你联系，由双方组织决定。”

形势稳定后，父亲确实找过马尔丁诺夫谈这件事。

“这种事我们不管哟。”马尔丁诺夫望望他的女秘书，说：“不过我们迟早要撤军，她还得分回苏联。要结婚，你的常发就要跟着入苏联籍才行。”

父亲告诉常发：“你们结婚可以，但你必须跟她回苏联，入苏联国籍。”

常发说：“倒插门不干。让她跟我，入中国籍。”

父亲说：“那不行。人家来是执行国际义务，执行完就必须回去。你么，我可以放你一条路。”

“不干。”常发摇头，“我儿子当杂种可以，我不当。”

“不撤退了，你妈就要去看你。”

我的父亲望着天花板，寻找遥远的记忆。他每天这样子跟我

谈一小时。

我说：“别去，去了你准会把他接回来。”你妈说：“这事让我处理。”我叫常发陪你妈去。出城下乡，他比一个警卫班还让人放心。你妈去了，你已经不会哭也不会睁眼，被扔在柴房里等死。常发拔枪就要杀人，你妈拦住了。自己队伍里的人都跑掉不少，何况一般老百姓？他们答应收你本来也是为那一车布匹和粮食。你妈把你抱回家，你就开始抽风，脸憋得发青。卫生队长说没救了。常发就叫：我从火里抱出来的，你救不活你也别想活！卫生队长说：杀了我也救不活了。你妈悄悄对我哭：从延安到赤峰，我受了多少罪才生下他，救不活我也不活了。这么多人不活还行？我一咬牙，死猫当活猫治，队长不敢用药我用。就把大人注射的麻黄素往你屁股上注了半支。几分钟后，你不再抽，能喘气了。我一喜，想亲你。你一下子嘬住我嘴唇当奶头，生嘬出一个大血泡，饿的。喂你一天水，第二天才敢喂你奶。就是这样你也坏了肚，拉稀拉得脱水，又一次差点死。那以后你的肠胃就再没好……

[161]

狼
毒
花

父亲住了嘴，屋子里静得沉甸甸。父亲的面孔像阴郁的山岩，阅尽人间春秋，只剩了冷峻和思考。忽然，他的眼球朝我转动过来，并且闪烁出湿漉漉的光波。

“你去吧。”父亲挥手，“去看看昭乌达的乡亲们，去看看你的救命恩人常发叔……”

我终于回到内蒙古赤峰市。车站的喇叭正好播放费翔演唱的歌：天边飘着故乡的云，她不停地向我召唤……

于是，我落下一串泪。

赤峰市文联的同志招待我，喝宁城老窖。文联主席王栋说：“权书记是我们老政委，当年住过我家。照家乡规矩，立地三杯，为你洗尘。”





大杯喝酒，大块吃肉。耳畔轰轰，响着乡音：那时乱啊。苏联人、日本人；共产党、国民党；土匪武装多如牛毛。日本的田中角荣也在这里当过兵。他当首相访华，第一个请求就是喝咱的宁城老窖。回去的当了首相，没回去的钉崎先生参加了革命工作，这是命好的。还有不好的流入土匪：“黑龙”、“银龙”、“土龙”、“海龙”还有“母猪龙”。五龙闹赤峰，手下都有日本人。

我醉了。朦胧中，我看到我的父亲和常发叔在马背上摇晃。绕过一片废墟的“秦营炮队”，走过凹凸荒旷的沙坑坟场，又驰过蒙古骑兵曾经屯驻多年的“东大营”，直奔五峰攒聚的东北方……

在苏联红军暖烘烘的城防司令部里，马尔丁诺夫劝我的父亲：“你不要到北边去。”

162

父亲说：“那里也是中国的一部分。”

马尔丁诺夫警告：“他们是土匪，会杀了你！”

父亲说：“他们不是土匪，是民间武装。也祸害过老百姓，也杀过日本人，他们还是爱国的。八路军创建根据地，不解决这些武装不行。”父亲在大茶壶旁边摆几个豆绿色茶碗：“赤峰的东、南、西，都是国民党军队和土匪部队，只有北边是和子章的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。他们跟国民党，我们被闷死；他们跟我们，这盘棋就全活了。”

“你带多少部队去？”

“我就带常发去。”

“胡闹！”马尔丁诺夫叫喊，“他们刚消灭你们一个连！”

“我再带两个连还得被消灭。他们有五个团，都是骑兵。”父亲抓起茶壶北边的豆绿茶碗，慢条斯理喝茶水，“打不行，我是去喝茶。谈判人越少越好。”

马尔丁诺夫踱步，从不同角度将我的父亲看了又看，叹出一口

气：“唉，一个疯子带了一个楞子！”

于是，蒙雪的荒原出现一青一红两匹鼠蹊挂霜的奔马，衣装臃肿的骑手在马背上颠簸。路上的乌鸦惊飞起来，我的父亲睁开泪风眼，透过虹光闪烁的泪珠，望见那轮苍白冰冷的太阳。

父亲的铁青马被脚下窜起的乌鸦惊吓，马脖子猛甩，身躯跟着一闪，父亲的右脚便脱了镫。父亲穿一双大黑毡疙瘩靴，靴头粗憨，急切里认镫认不进去，那马已经刨着蹄子奔腾起来。

骑马三条命：嚼子、肚带、镫。嚼子就像自行车的车把和车闸，其重要性自不必说。肚带如果断了，马鞍就会斜转滑倾，致人落马。这都要命的事。马镫是为了立脚。真正骑马不能正骑，正骑一会儿屁股就要磨破。必须抬起屁股，左大腿和右大腿轮换着落鞍吃劲。有了马镫双膝可以夹马肋，控制马喘气；马镫一磕，马就跑。还相当于指挥棒。好骑手都是罗圈腿，两裆之间能有千斤力！

父亲算不得好骑手，右脚失镫，两次认不上，便有些慌。两裆又夹不住马，被那马刨起蹄子来一颠，“哎哟”一声，从马背上摔下来。左脚大黑毡疙瘩靴仍然套在马镫上。不惊的马遇了这种情况也要惊，何况已经受惊的马？铁青马一声嘶叫，四蹄腾空，斜刺里跃出，便狂奔而去。拖着我身躯长大的父亲，像拖了一架雪橇，冲起一片片雪尘，随风弥漫四野。

常发本来比父亲走前半匹马身，事出突然，一把没捞住父亲的马缰，急忙拨转自己的马头，惊马已经拖着父亲窜出几十米远。常发急了，一声呼啸，双镫狠磕，枣红马便如一道闪电掠过，直朝铁青马追去。

常发的马快，在草原上也是千里挑一。追出一里地，早把铁青马的缰绳抓住。朝怀里一兜。好神力！那铁青马立刻竖起前躯，



立桩一般定住几秒钟。落下前蹄时便只剩了喘气的份儿。

常发甩镫下马，跑去替父亲脱出卡在镫子里的左脚，将全身滚了尘雪的父亲扶着坐起来，身靠身地问：“政委，政委，不要紧吧？”

父亲哼一声，睁开沾满雪的两眼，定定望住常发不做声。常发见父亲被拖傻了，嘴巴一龇，露出那颗突出的虎牙。这是发作的前兆。

“他妈个×的！”常发果然吼起来，放开父亲便朝铁青马扑去。铁青马转过头来，朝骂声警惕地竖起耳朵，刚发现不对劲，要跑，哪里躲得过常发出手如电？两只耳朵早被常发抓在手中，硕大的马头被按着低垂下去。铁青马不甘心，喷出唿噜，倒动四蹄，想甩脖子把常发扔出去。常发却借势上前，右腿前弓，扭腰甩胯，配上两膀的千斤之力，使出个漂亮的绊子。便听轰隆一声响，那匹雄骏青马竟被摔个四脚朝天！常发顺手按住马头，马便全身动不得。马只有抬起头才能用出身上的力。

“常发，你要干什么？”身后传来父亲的声音。常发举起的拳头便停在半空，随即放下。扭回身问：“政委，你没事了？”

“没事了。”父亲爬起来试着活动手脚。

“你有事我就毙了这匹马！”

“说气话。毙了我还怎么走？”

“不毙今天也不走了。”

“我没事了。今天还得走。”

“没事也不能走。今天不吉利。”

“又迷信了不是？”

“早晨我说不吉利，你不信，发脾气不叫我讲完话。怎么样？换一个人跟你，这次你也完蛋了。还亏了是我跟你！”

“这是碰巧了。”父亲坚持说，“它从晋察冀跟我到延安，又跟我

来这里……”

“对，政委，在内地可以，在草原就不行，它是颠马。”常发不无得意地说，“草原上的事你不懂，你就应该听我的。颠马，省下一双鞋，颠碎一顶帽子。”

于是，常发叔给我的父亲上了一课：草原上，马分为三种。颠马最没法骑。还有一种马叫蹦子。爆发力强，善跳跃，善跑。骑兵多选这种马，可以跨越障碍，可以冲刺，但是跑远路不行，跑远路要累死。好马是走马。一天能走五百里就算快马，最好的能走一千里。世人所言千里马都是走马，放开四蹄越走越快，肚皮近地，两条前腿简直像从耳朵根那里迈出来，从侧面望去，不见头只见腿。

常发叔讲到这里，给我的父亲表演了两个节目。他一声唿哨，那匹火炭一般的马立刻朝他跑来。常发两手刚沾马鞍前桥，马已放开四蹄急窜出一里地。常发直到这时才完成骗腿上马的动作。“这是驯出来的。”常发兜马回来说：“当土匪驯不出马鞍前桥就别到草原上混。一只脚认住镫就是一鞭子，手扶马鞍前桥，一鞭后骗腿上马，马已窜出一里地。就为了一个快。驯久了，只要手一扶马鞍前桥，马就会窜出去。等你骗腿上马时，准定窜出了一里地！”常发讲到这里，从皮囊里倾出半碗酒，放在马屁股上，绕着我的父亲走马一圈，碗居然不曾落下马屁股。

“稳不稳？这就是走马！”常发脸上容光焕发，“别看跑马场里的马，跑几十里争第一可以，在草原上两天就得累死。我这马日行八百里很轻松。你把杂技团的马拉到草原来试试！那些娘儿们还骑光背马呢，在草原上走一天屁股就得烂，烂得没法操！”常发为自己最后这句粗鲁的话发出一串开心得意的哈哈大笑。

我的父亲便听信了常发叔，由他另选“吉日”出发。常发选吉日并不查皇历，他的吉日就是过两天。两天后，他帮我的父亲重新



武装一番。

父亲换上一顶双层皮的军帽，外壳是黄里透红的马皮，里面是白色羔羊皮，帽耳和帽沿是狐狸皮。“就是这样，到了坝上还怕你冻坏呢，这里要涂黄油才行。”常发在父亲露肉的颧部摸摸，随手将一条整狐围到父亲脖子上。他给父亲换一件羔皮皮袄和二毛剪茬的蒙包袍。将父亲的皮大衣扔一边说：“大衣中间开缝，骑马上坝，会飏裆，冻坏鸡巴不得了。”父亲便皱眉头：“你就学不会文明，就不会说冻坏生殖器？”常发自顾给父亲戴那副双层皮的手套，手套袖一直伸到肘关节下。嘴里兀自喃喃：“生着气也是鸡巴生着气，冷风飏裆它就生着气。”父亲一边穿皮裤一边骂：“我撕烂你嘴。不是生着气，是生殖器！生养的生，繁殖的殖，器官的器……”常发蹲在地上帮父亲穿那双不分左右的毡袜子：“政委，你别讲了。很简单的事情到你们秀才那里就都变复杂了。”对于常发这句话，父亲至今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最后，常发将父亲那双黑毡疙瘩靴扔一边，变戏法一样从包袱皮里拿出一双蒙古靴：“三个老太太给你赶了两天，穿上这双靴你出门就大吉大利了。”

父亲看出了名堂。那是纳了千层底、有三道脸、云子勾、绿布面、头尾镶皮的蒙古靴。靴头流线型，前有尖，不翘，靴面窄，认蹬脱蹬比大头毡靴方便多了；一踢就认上，一抽就脱出；高腰靴筒是布做的，走路轻快；靴筒内侧镶皮，防止被蹬绳磨破靴筒，父亲试走两步，忍不住喊出一句刚学会的俄语：“хорошо！”

常发牵出那匹沙栗色骠马时，拍着马屁股说：“哪个姑娘也没它的屁股漂亮。我挑的，一天走五百里问题不大，就是别让枪吓着。”父亲已经注意到，马脖子下拴了铜铃，可以提前轰走草丛中潜藏的鸦雀，马不受惊。

父亲犹豫：“骡马上不得阵呢。”

常发说：“不是去谈判吗？”

父亲说：“也要防个万一。”

常发说：“听我的没错，跟草原人打交道，怕骑不好马，怕喝不多酒，怕打不准枪，就是不用怕万一。”

“那好，我信你一次。”父亲上了沙栗色骡马，嘱咐我的常发叔：“去那里谈判，道理由我讲，白酒你来喝。酒桌上不许熊，熊一碗回来关一天禁闭。”

阳面看草原上的坝，其实是突兀颠连的高山。干冷干冷的空气有着惊人的咬啮力，虽是穿了毛烘烘的蒙古靴，父亲的两脚仍然冻得木疼，像有无数毒虫在咬啮。上得山时，呼啸的草原风迎面扑来，简直具有一种屠杀力。沙栗色骡马凄惨地嘶鸣，脚步踟蹰，而我的父亲险些被风掀落马背。

定定神，才知道高山已变高原——西北风带来的黄沙为高山所截，千万年来几乎填平了山的北边一侧。于是，山就变成了坝。

在风中走马，感觉要比在水中行走还吃力。父亲在马背上尽量俯低他高大的身躯。可是，常发却忽地从马背上直起身，猎犬一样凝神倾听。我的父亲只能听到风声，但他相信常发一定听到了异样的声音。他本能地摸枪四望，便望到西北方向扑来的一哨人马。

“不要动枪！”常发急吼，“政委，你停在这里不要动！”吼声里，常发双镫一磕，火炭一般的蒙古马便斜刺里冲出，向那一哨人马截去。父亲清楚地看到，常发没有掏枪，只从马背上摘下一根大马棒。

马棒并非人们想象的大木棒，其实是藤子做的，有小胳膊粗，颤颤悠悠，外面网织红绿皮条，编出花纹，前头还缀有一个铁箍。



摆在屋里会使人误会是工艺品，操在手里搂头打去，却是件吓人武器。于是，父亲依稀看出那哨人马前而奔突着三条狗似的畜牲，并很快猜到也许是狼。

常发已经截到那三条畜牲前。三条畜牲虽转了向，仍然有一条被常发的骏马追上。铁箍在阳光下闪烁一道寒光，那条马棒早已挥落，畜牲立刻球一样滚了十几滚，摊开身子不动了。常发的马却丝毫未停继续追下去。大概被迫急了，一条畜牲蓦地返扑回来，蹿起近二米高，直扑常发咽喉，姿势是那样优美而凶悍。常发竟不避不闪地迎上，马棒在空中漂亮地挥出一道弧，刹那间与畜牲咧开大嘴的脑袋相撞，畜牲便凌空翻个跟头，落在骏马荡起的尘埃中。

我的父亲听到一声枪响，第三条畜牲猛地跃起，像被人掷出的一样，升到最高点时便猝然坠落，摔在地上抽搐着四肢，渐渐僵硬了。

枪声起自那哨人马。父亲已经看清，他们有穿蒙古袍，有穿皮大衣，也有只穿了灰里透黄的棉军衣。父亲认识这种棉军衣，是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自己搞的军衣。

父亲不无担心地看到常发被那一哨人马围住，彼此打起手势说着什么，便有人去拾地上的畜牲，更多的人纷纷转了头朝我的父亲张望。

终于，常发挥手招呼：“政委，过来吧。他们是四师的弟兄们！”

父亲策马过去，常发介绍他面前那位30岁左右的穿着蓝色蒙古袍的人：“他叫孟和乌力吉，是四师的参谋。”

“他、赛音、百努！^①”父亲在马背上摊开双手，用蒙族的礼俗问好。

① 蒙语：您好。

“阿日木、赛音、百努！”孟和将右手放胸前，躬身施礼。接着指指手下人拎过来的畜牲，竖起拇指：“你的卫兵好身手！”

父亲看清，那畜牲确是狼。

孟和不像父亲想象中的绿林好汉、草莽英雄。他文质彬彬又热情礼貌，将父亲带入一座爱里（牧区小村子），还按照古老的习俗给我的父亲递了鼻烟壶。他注意听父亲讲述来意和愿望，末了从怀里掏出一包物件，解开黄布，里面竟是一本日文精装的《列宁主义问题》。他翻到“民族问题”一章，里面用红蓝铅笔画满了圈圈点点：“权政委，你们是按列宁、斯大林的教导办吗？”

“我不认识日文。”父亲怀疑这本书的真伪，“你的书……”

“我从蒙古带来的。”孟和一笑，“你只要把里面汉文连成一起念，就可以明白意思。”

父亲认真看过两页，点点头：“我们是要这样办。”

“那好，我可以帮助你们。”孟和亲热地拍拍父亲的手背。他比我的父亲大两岁，像兄长一样，夜里就在一张炕上睡。他说他是苦出身，当过喇嘛也当过蒙文教师。他介绍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的情况，正谈得有兴致，炕下睡地铺的士兵们发出哄声。父亲欠身望，不知常发搞什么名堂。在士兵们的叫喊声中，常发将枕在头下的马鞍子拎起来，夹在两腿间，走三步，立稳，双臂夹紧两肋，胸腔里起来一道龙吟似的低吼，脸渐渐胀红肿大。父亲正要发话，忽听咔嚓一阵裂响，马鞍子在他两腿间竟被夹得断裂开！

士兵们轰雷也似的一阵喝彩。孟和不由得竖起拇指对我的父亲说：“有他跟你去 35 团，我看问题不大。”

我的父亲看清那面呼啦啦响着、被风吹展的蓝旗，旗上绣了黄色的套马杆和锄头。这是内蒙古自治军的军旗。村里人影晃动，村口有几匹啃吃草根的军马，一匹灰马的背上落有白嘴鸦，在风中

斜着身跳，不时在马背上啄食一下什么东西。

父亲将靴跟在沙栗色骡马的肋下轻轻一碰，那马便迈开一溜碎步走进村子。

两名穿着灰黄色棉军衣的士兵举着托盘迎上来。父亲慌忙甩镫下马，便听常发小声说：“这是送下马酒，孟参谋一定来过了。”

两名士兵已经来到父亲面前，前边一名士兵弯腰打躬：“他、赛音、百努！”

父亲一手牵马，一手放胸前：“阿日木、赛音、百努！”

前边的士兵便转身从后边士兵端着的托盘中捧起一只白瓷碗，双手举到眉际，向我的父亲敬酒。父亲望着那大半碗晶莹剔透的酒浆，略一犹豫，常发已跨上半步，接过白瓷碗，咕咕一阵痛饮，将空碗递回去。

士兵望一眼常发，未动声色，又敬上第二碗酒。

转瞬间，常发连干三碗下马酒。于是，那士兵脸上露出笑，伸手恭请：“我们团长已经在等候，请吧。”

父亲在前，常发紧随，走进一个大院门。马已拴在门外木桩上，但父亲忘了挂马鞭。他不懂带马鞭进家是失礼的。他的马鞭是藤把儿，当中牛皮子心，四周用羊皮子编织，鞭梢分叉，叉头上有红毛缨，是猩猩血染的，不掉色，又称二龙吐须。父亲甩着马鞭子进院，迎面看见一条黑凛凛的大汉立于厅阶上，两目露出凶光。父亲心中暗吃一惊，步子稍缓，那大汉已然甩起手臂。叭一声枪响，父亲陡然止步，手中那根漂亮珍贵的马鞭已经齐手根折断。

父亲怔愣间，我的常发叔抢前两步，挡在父亲身前，两只驳壳枪不知何时已经拔在手中，左右开弓，院子里便炒爆豆般起来一串脆响。屋檐上簌簌落下土。

极短暂的沉寂，院中散立的士兵们忽然喧声喝彩。

黑凛凛的大汉依然呈凶悍之色，死死盯紧常发，左手轻轻一掸落在身上的尘土，迈步下阶，随后转身望屋檐。

他的上下牙忽然拉开距离：二十根出头椽子，根根椽子心上一个弹眼！

黑汉子二话不说，拔腿朝厅堂里跑。父亲刚要埋怨常发粗鲁，那黑汉子已经随了另一名同样粗憨凶悍的黄脸汉子大步抢出厅外。他们根本没有理睬我的父亲，抢出厅便回身抬眼望。那黄脸汉子瞪目结舌了半晌，忽然吼道：“拿梯子来，朱笔！”

父亲一直觉得这位黄脸大汉很面熟，只是想不起在哪里打过交道。

士兵们搬来梯子，拿来朱笔，那黄脸汉子亲自爬上木梯，在每个弹孔里涂一抹丹红，齐齐一排！之后，像熊一样晃动着身躯爬下梯子。木梯负担过重地咯吱吱叫唤一番。

“好汉子！”黄脸汉在我的常发叔右胸上捣一拳，“真如我圣祖成吉思汗手下的四狗！”

我的父亲事后才弄清，四狗是成吉思汗帐下最勇猛的四员战将：者别，忽必来，者勒蔑和速别额台。蒙古人推崇狗的忠诚勇敢，“四狗”犹如汉族所熟知的“四大金刚”，是给予勇士的荣誉。

“权政委，孟和乌力吉已经来说过。”黄脸汉子终于立到我的父亲面前，“我们愿意同你谈判，请进。”

来到厅堂里坐下，喝过两碗奶茶，我的父亲才想明白，这位黄脸汉之所以那么眼熟，是因为他长得太像庙宇和衙门口常见的那种狮子。

黄脸汉是35团团团长阿尔登哥，立在他身后那尊黑凛凛的大汉是二连连长乌尔塔。

不过，阿尔登哥显然不是能够同父亲谈判的人，他除了劝父亲